



夫妻煎餅

□宋六梅

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些美食，它们一点不高大上，地点也不在闹市区，却是老百姓烟火生活中的一丝暖意、一丝牵挂。

我们单位楼下油煎餅便是这样的美食。这个餅摊是流动的，早上在一个路口卖，下午则在另一个路口卖，每天准时出现，只卖两三个小时。餅好吃，又价廉，生意一直很好。

一辆小小的三轮货车就是他们临时的店铺。雨天或炎炎夏日，摊子上就撑起一把大大的太阳伞。卖餅的老板姓犹，中等身材，胖胖的，慈眉善目，笑起来眼睛就眯起，很好接近，跟他聊天，不仅不会感到尴尬，还特别有趣。老公做餅，老婆卖餅，几乎每天下午都能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。餅的种类很多，有菜餅、肉餅、糯米餅、葱油薄餅等。小摊的生意不错，随时都有人在等候，微信一扫，等着出餅，少则三四人，多则十几人，有的顾客一次买十几个，等了一锅，还等下一锅。

大人付了钱，小孩眼巴巴地望着锅里的餅，口水吞了又吞。一些赶着回家的上班族，为了吃他家的餅，在一旁等得心焦，实在等不及了，边走边说“明天再来买”。

老板是个热情豪爽的人，一边忙手上的活，一边说：“不着急不着急，这锅是肉餅，下一锅就是菜餅了，要吃薄餅的人就等一下，快得很，快得很……”老板嗓门粗，话多，风风火火。旁边的老板娘白白胖胖，也是慈眉善目，手肉嘟嘟的，性格腼腆，话很少。

面板、油锅、铁架子三个工作台，夫妻俩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操作游刃有余，又快又准。老板负责揉面、压餅、放餅，老板娘负责翻餅、起餅、卖餅。老板动作麻利，一直闲不下来，他揉好面团，揪下一团，按一个小窝，放上肉糜、白菜或者糯米，压平，然后继续下一个。工作台上，按压好的餅，一排排等着下锅。一口圆圆的大锅里，油煎着餅，滋滋作响，香气顿时散发开来。妻子时不时地翻餅，看成色差不多了，便夹起来放在架子上滴油降温。这边餅一出锅，那边老板就放生餅进来，如此循环。

顾客有付现金的，有扫微信的，付了钱等餅。老板娘把餅装在纸袋里，递给顾客，不说话，脸上笑眯眯的。旁边的铁架子用来盛放煎好的餅，但经常是空

的，煎好就卖光了，能够到摊就买到餅，那确实是撞运气了。

见餅摊生意好，去年，30米外也开了一家餅摊，卖一样的煎餅。刚开始，偶尔还能吸引一些不愿意久等的顾客。有一次，我见时间来不及了，也去新摊买了一个，餅的外观差不多，但吃在嘴里，才感觉味道不对。很快，新开的餅摊就没生意了，三个月后，新开的餅摊消失了。

隔三岔五，我就馋这餅。实在是好吃，外酥里嫩，越嚼越香。新鲜的食材，炉火纯青的手艺，从唇齿间品味出来，味蕾得到极大满足。看他们做餅，也是一种享受。人不太多的时候，我喜欢和老板闲聊几句，老板豪爽又幽默。

闲聊中得知，他们来自农村，来城里卖餅差不多20年了。靠着这个手艺，他们在城里买了房，安了家。虽然生意一直很好，但也确实辛苦。他们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，准备做餅的食材、清洁工具。早上6点多开始出摊，每天早上有几个单位食堂固定要订购百来个餅，然后市民开始陆陆续续来买餅了，最多时一天可以卖400个餅。

市井小巷，聚拢来是烟火，摊开来是人间。一池一城，繁华的背后，是不可缺少的市井生活和柴米油盐的角落，泛着人间烟火气的小摊小铺，藏着这个城市里最简单的幸福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万盛经开区文旅局)



护工韩大哥

□李小米

眼袋深重的韩大哥，缓缓推着刘老头的遗体送往医院太平间。每一步都走得很沉，仿佛腿肚子里灌了铅。

刘老头爱抽烟，病发时已是肺癌晚期。刘老头生前最后的遗愿依然是想抽支烟……

今年58岁的韩大哥，是从乡下来医院的护工，他做这个职业已11个年头了，刘老头是他在医院永别的第17个病人。刘老头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在广州成家，女儿在天津生活，老伴儿三年前去世。刘老头住院后，女儿从天津赶回，请了韩大哥做护工，她对韩大哥说：“大哥，照料我爸爸的事，拜托你了！”韩大哥就一句话：“这是我的职业，你放心！”

刘老头也很信任韩大哥。在刘老头的最后日子里，他给韩大哥诉说了自己的家世，甚至连自己有多少存款也和盘托出。有一天，刘老头对韩大哥说，他要把存款分给韩大哥一些。这话惊得韩大哥站起身团团转了几圈，不停摆手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一年前，韩大哥照料的一个老太太也是如此。老太太去世前一天，把韩大哥拉到身边耳语，要分给韩大哥一些存款。韩大哥照料老太太整整一年，瘫痪在床的老人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，吃喝拉撒全靠韩大哥伺候。

韩大哥体力好、脾气好，病人家属都慕名找他护理病人。这些年来，韩大哥护理过不同的病人，他总结出不同的护理方法。病人的药物、病人的吃食、病人的心事、病人的性格等，韩大哥都摸得清清楚楚，护理得头头是道。比如，有的病人脾气暴躁，稍不如意就对护士和护工乱发脾气。有一次，一个肝癌病人，突然抄起一个没吃完的饭盒朝韩大哥劈头盖脸扔过去，饭粒汤水泼了一身。韩大哥没有生气，默默去卫生间换了衣服，把身上洗干净。过后，韩大哥去病床前轻轻握住那个病人的手安慰：“莫急哈，莫急，有啥事吩咐我一声就是。”一阵发泄过后，他们事后抓住韩大哥的手，或大哭或道歉或悔恨。韩大哥也从不在心里去，挂在他嘴上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他们是病人，我咋跟他们计较呢。”

有几个被韩大哥精心护理的病人，还享受到了韩大哥的临终关怀，洗最后一次澡，剪最后一次指甲，请人到医院理最后一次发。前年夏天，韩大哥护理的一个老干部，急切地想见一位当年的老同事，韩大哥费了好大劲，才找到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同事。两个老同事在病床前相见，老泪纵横，彼此抓住双手迟迟不肯松开。

我认识韩大哥，是我爸爸78岁时。那年初夏，爸爸生了一场大病，我请了韩大哥做护工。爸爸对韩大哥的护理很满意：“比我儿子还要好哦！”

爸爸出院后，韩大哥还来了家里几次，他背来老家的新米，担来老家的蔬菜瓜果。我心想：能认识韩大哥这样的朋友，真是幸运！

前年秋天，爸爸走了。韩大哥闻讯，赶来给爸爸送行，也是他推着爸爸的遗体下了楼。我紧紧抱住韩大哥，全身颤抖。我本有一个大哥的，他19岁那年就走了。韩大哥，你就来做我的亲大哥吧！
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会员)

万物生

白云天宫漫步，并不代表高贵
野草漫山疯长，并不代表低贱
芸芸众生都是阳光的孩子

蝌蚪蹬掉尾巴，蚯蚓地里游走
一条春藤蹑手蹑脚爬进秋天
它们都有生长的权利

你看绿叶衬红花，红花先于凋零
蝉在夏天叫得最欢，却最早空壳

大路万千条，不要挡住飞奔的马儿
时间亿万年，任你消磨
世间万物的呼吸和体温，在空中交融

真的，不必太在意自己的行李
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声带
也不必太在意自己的离开

尘埃

在大海，我是其中一滴水
在森林，我是任意一片叶
在大地，我是任意一株野草

我无力做光芒万丈的太阳
如果命运需要闪耀
那我选择做繁星中的一颗

其实我是一粒尘埃
空气中随处可见
你无法视而不见
也无法彻底扫除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畅想曲(外二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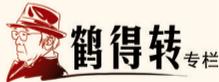
□殷贤华

想飞，就清空肠胃、杂念
只留下翅膀和羽毛
牵住风

想忘，就放弃呼吸
将昨夜撕成碎片
怀抱铁沉入湖底

想逃，就缝合伤口
抽掉身体的全部骨头
将自己摁进石头

想爱，就扑进熊熊火山
不留一丝灰烬



鹤得转 专栏

地书

□武辉夏

重庆人民大礼堂前的广场上，一位个子不高的老人背着一瓶水，用一支特殊的大笔在地上书写唐诗宋词、名人佳句，真草隶篆，书法功底不俗。老人叫张兴淦，是重庆动物园宣传组的美工，也是我的同事。30多年来，单位搞科普宣传，我画画，他和另外几位同事写字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退休后，张兴淦便来此写字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乐此不疲。别人叫他书法家，他总是两手摇摇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就是个锻炼身体的老头。”在他带动下，一大批人都在广场上泼水为墨，书写着平淡的日子，也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景观。

我对张兴淦平和、平凡、平静的人生境界充满敬意，称他为“大地书法家”。我经常悄悄站在他身后，欣赏他大笔挥洒的人生状态，聆听围观者阵阵喝彩声。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！

(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)



武辉夏作品

书讯

《笔尖觅迹》再版

文化随笔《笔尖觅迹》今夏再版，同时推出电子书。人类学博士、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邱正伦教授倾情作序并题写书名。

这是一部记录、描写、礼赞抗疫英雄，书写时代新篇的纪实作品。全书分为：翰墨礼赞、榜样力量、刀笔诗画、媒体助力、艺文述评、佳作赏析等6个栏目，15万余字，书画、篆刻、摄影等作品80余幅，力争图文并茂。

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，我市文化学人朱渝生、章权、范忠民联手策划，用文艺作品鼓舞斗志，助力全民抗疫。他们用手中之笔撰写、编辑、出版了这本独具特色的抗疫随笔。如今，《笔尖觅迹》三次修改再版，谱写新时代抗疫精神绚丽华章。(静思)

晨报文史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:cqcb2023@sina.com
故事类投稿邮箱:cqcbgsh@126.com